



服部文庫

117

175

57





117  
175  
57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七

中庸第三十一之二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釋文：策，初革反。案朱本分哀公問政節，則其政息。

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

孔氏穎達曰：哀公至一也。此一節明哀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答以為政之道在於取人修身，并明達道有五行。



之者三。今各隨文解之。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言文王武王為政之道皆布列在於方牘簡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者。雖在方策。其事久遠。此廣陳為政之道。其人謂賢人舉。猶行也。存。謂道德存在也。若得其人。道德存在。則能興行政教。故云舉也。其人亡。則其政息者。息。滅也。其人若亡。謂道德滅亡。不能興舉於政教。若位無賢臣。政所以滅絕也。

朱子曰。哀公魯君。名蔣。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

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

無草木矣。敏。或為謀。

孔氏穎達曰。人道敏政者。敏。勉也。言為人君當勉力行

政。地道敏樹者。樹。殖草木也。言為地之道。亦勉力生

殖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地既無心。云勉力者。以地

之生物無倦。似若人勉力行政然也。



夫政也者。蒲盧也。

釋文蒲盧並如字爾雅云螺贏蒲盧即今之細腰蜂也一名蠚蚶朱

注夫音扶

鄭氏康成曰。蒲盧。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

孔氏穎達曰。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取桑蟲之子。以爲己子。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

朱子曰。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爲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

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爲政在人。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在於得賢人也。

孔氏穎達曰。故爲政在人。言君行善政。則民從之。故欲爲善政者。在於得賢人也。

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鄭氏康成曰。取人以身。言明君乃能得人。



孔氏穎達曰。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脩正己身。則賢人至也。脩身以道。言欲脩正其身。先須行於道德也。脩道以仁者。言欲脩道德。必須先脩仁義。

朱子曰。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釋文殺色界反。徐所例反。

鄭氏康成曰。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子曰。人與人相與。而相與。其相與。自然。對。有。則。出。於。愛。

孔氏穎達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者。仁謂仁恩相親。偶也。言行仁之法。在於親偶。欲親偶。疎人先親已親。然後比親及疎。故云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宜謂於事得宜。卽是其義。故云義。稱宜也。若欲於事得宜。



過尊賢。故云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朱子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釋文治直吏反一音如字

鄭氏康成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

孔氏穎達曰。在下位不獲乎上者。鄭謂此句應在下章著。脫誤重在此耳。

朱子曰。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鄭氏康成曰。言脩身乃知孝。知孝乃知人。知人乃知賢。不肖。知賢不肖。乃知天命所府佑。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言思念脩身之道。必先以孝為本。故云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既思事親。不可不先擇友取人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欲思擇人。必先知天時所佑助也。謂人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當捨惡脩善也。

朱子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

一也。釋文知音智

鄭氏康成曰。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孔氏穎達曰。五者天下之達道也。五者謂君臣父子夫



婦昆弟朋友之交。皆是人間常行道理。事得開通。故云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言知仁勇人所常行。在身為德。故云天下之達德也。言百王用此三德以行五道。五事為本。故云道三者為末。故云德。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言百王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今古不變也。

朱子曰。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

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閒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



之一也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困而知之。謂長而見禮義之事。已臨之而  
有不足。乃始學而知之。此達道也。

孔氏穎達曰。或生而知之。謂天生自知也。或學而知  
之。或因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謂臨事有困。由學乃  
知。及其知之一也。言初知之時。其事雖別。既知之後。  
並皆是知。故云及其知之一也。

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

成功一也

釋文強其兩反

鄭氏康成曰。利。謂貪榮名也。勉強。恥不若人。

孔氏穎達曰。或安而行之。謂無所求為。安靜而行之。  
或利而行之。謂貪其利益而行之。行此五事。得其榮名。  
於已無害。則利而行之也。故論語云。知者利仁是也。  
或勉強而行之。或畏懼罪惡。勉力自強而行之。及其  
成功一也。雖行之有異。及其所行成功是一也。言皆得  
成功矣。皇氏云。所知所行。謂上五道三德。今謂百行皆



然非唯三五而已也。

朱子曰。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

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好呼報反。近附近之。近知音。智行皇如字。徐下孟反。朱注子曰二字衍文。案朱本分知恥近乎勇節。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言有知有仁有勇。乃知修身。則修身以此。



三者爲基。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家矣。前文夫子答哀公爲政。須脩身。知人行五道三德之事。此以下。夫子更爲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有九種常行之事。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立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各隨文解之。此一節。覆明上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困而知之。好學近乎知者。則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乎仁者。此則前

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恥近乎勇者。則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恥。勤勉遇事不避危難。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

朱子曰。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釋文子如字。徐將吏反。

鄭氏康成曰：體猶接納也。子猶愛也。遠人蕃國之諸侯也。

孔氏穎達曰：凡為一

入下國家有九經者。此夫子為哀公

說治天下國家之

道有九種常行之事。論九經之次目

也。體羣臣也者。

體謂接納言接納羣臣與之同體也。

子庶民也者謂

子愛庶民也。來百工也者謂招來

百工也。

朱子曰：經常也。

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

父母之愛其子也。

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

經之目也。呂氏

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



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

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

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

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

序也視羣臣猶吾西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

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

惑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

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

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釋文眩元遍反

鄭氏康成曰不惑謀者良也不眩所任明也

孔氏穎達曰修身則道立者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

其功用也修身則道立者謂脩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

德興立也不惑者以賢人輔弼故臨事不惑

所謀者善也不惑大臣則不眩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

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家大事此云



不眩謀國家衆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所以異其文。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羣臣雖賤。而君厚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爲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此。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資招來之。則百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豐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懷諸侯則天下安。懷女撫也。君若安撫懷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

故天下畏之。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  
 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  
 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  
 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  
釋文齊側皆反去起呂反上逸于萬反好惡呼報反下烏  
 路反又並如字斂力驗反既依注音餼許氣反廩彼錦

反又力錦反稱尺證反朝  
 直遙反 案廩朱本作稟

鄭氏康成曰。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  
 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守。天  
 官不可私也。官盛任使。大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  
 事也。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時使。使之以時。日  
 省月試。考校其成功也。既讀為餼。餼廩。稍食也。稟。人職  
 曰。乘其事。考其弓弩。以下上其食。  
孔疏。尊重其祿位者。言同姓之親。既非賢  
 才。但尊重其祿位。榮貴之而已。不必授以官守也。云  
 臣皆有屬官。所任使。不親小事也者。若周禮六卿。其下



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官為之。是不親小事也。云既讀為餼，廩稍食也者，以既與廩連文。又與餼字聲同，故讀既為餼。稍食者，謂稍給之。故周禮月終均其稍食是也。引橐人職者，證其餼廩稱事。案周禮夏官橐人掌弓矢之材，其職云乘其事，乘謂計算其所為之事。考其弓弩，謂考校弓弩之善惡多少。以下上其食，下謂貶退。上謂增益，善者則增上，其食惡者則減其食故也。

孔氏穎達曰：齊明至侯也。此一節說行九經之法。齊明盛服者，齊謂整齊，明謂嚴明，盛服謂正其衣冠，是脩身之體也。此等非禮不動，是所以勸脩身。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者，尊其位謂授以大位。

重其祿，謂重多其祿，但崇重而已，不可任以職事，同其好惡，好謂慶賞，惡謂誅罰，言於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同，義必須等，故不特有所好惡。勸親親也者，尊位重祿以勉之，同其好惡以勵之，是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官盛謂官之盛，大有屬官者，當令任使屬官，不可以小事專勞大臣，大臣懷德，故云所以勸大臣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既廩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試其所



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少則餼薄。是所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治討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厚往謂諸侯還國。王者以其財賄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

朱子曰。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釋文踏其劫反皇音給行下孟

反疚音救案朱本分所以行之者一也節道前定則不窮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一謂當豫也踏躓也疚病也人不能病之孔疏人不能病之解經行前定則不疚人若行不豫前先定人或不信病害之既前定而後行故人不能病害也

孔氏穎達曰凡為至不窮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謂豫也言前定則不踏者按字林云踏躓也躓謂行倒躓也將欲發言

能豫前思定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事  
前定則不困者困之也言欲為事之時先須豫前思定  
則臨事不困行前定則不疚者疚病也言欲為行之  
時豫前思定則行不疚病道前定則不窮者言欲行  
道之時豫前謀定則道無窮也  
朱子曰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  
九經之實也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  
踏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



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孔氏穎達曰。在下至身矣。此明為臣為人。皆須誠信於身。然後可得之事。在下位不獲乎上者。獲得也。言人臣處在下位。不得於君上之意。則不得居位以治民。故云民不可得而治矣。

復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明

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鄭氏康成曰。言知善之為善。乃能行誠。孔氏穎達曰。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者。言臣欲得君上之意。先須有道德。信著朋友。若道德無信著乎朋友。則不得君上之意矣。言欲得上意。先須信乎朋友也。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者言欲行信著於朋友先須有道順乎其親若不順乎其親則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者言欲順乎親必須有道反於己身使有至誠若身不能至誠則不能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言欲行至誠於身先須有道明乎善行若不明乎善行則不能至誠乎身矣言明乎善行始能至誠乎身能至誠乎身始能順乎親順乎親始能信乎朋友信乎朋友始能得君上之意得乎君上之意始得居位治民也。

始得居位治民也

朱子曰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釋文中丁仲反又如字  
下中道同從七容反



鄭氏康成曰。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因誠身說有大至誠。孔疏。以前經云欲事親事君。先須脩身有大至誠。故此說有大至誠。大至誠。則經云誠者天之道也。聖人是矣。

孔氏穎達曰。誠者至者也。前經欲明事君。先須身有至誠。此經明至誠之道。天之性也。則人當學其至誠之性。是上天之道。不爲而誠。不思而得。若天之性。自然信著。四時是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者。然人能勉力學此至誠。是人之道也。不學則不得。故云人之道。誠者不

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唯聖人能然。謂不勉勵而自中。當於善。不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朱子曰。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



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

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釋文措，路反，強其良反。案朱本分篤行之節，已千之節，雖柔必強節，作三節。

鄭氏康成曰：此勸人學誠其身也。果，猶決也。

孔氏穎達曰：博學至必強，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者，謂身有事



不能常學習常須勤力學之措置也言學不至於不能措置休廢必待能之乃已也以下諸事皆然此一句覆上博學之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覆上審問之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覆上慎思之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覆上明辨之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覆上篤行之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謂他人性識聰敏一學則能知之已當百倍用功而學使能知之言已加心精勤之多恆百倍於他人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爲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復愚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朱子曰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爲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爲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不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



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

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日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於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鄭氏康成曰。自由也。由至誠而有明德。是聖人之性者也。由明德而有至誠。是賢人學以成之也。有至誠則必有明德。有明德則必有至誠。

孔氏頴達曰。自誠至誠矣。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

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者。此自明而至誠。由身聰明勉力學習而致至誠。非由天性教習而致。故云謂之教。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德也。誠則明矣者。言聖人天性至誠。則能明其德。由至誠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勉學。乃致至誠。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通有至誠也。朱子曰。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



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鄭氏康成曰。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孔氏穎達曰。唯天至參矣。此明天性至誠。聖人之道也。唯天下至誠者。謂一天下之內。至極誠信爲聖人。爲能盡其性者。以其至極誠信與天地合。故能盡其性。既盡其性。則能盡其人與萬物之性。是以下云能盡人之性。既能盡人性。則能盡萬物之性。故能贊助天地之



化育功與天地相參。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云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并云地也。

朱子曰。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鄭氏康成曰。其次。謂自明誠者也。致。至也。曲。猶小小之事也。不能盡性。而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形。謂人見其功也。盡性之誠。人不能見也。著。形之大者也。明。著之顯者也。動。動人心也。變。改惡為善也。變之久。則化而性善。



也。孔疏以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由明而致誠。是賢  
 人次於聖人。故云其次。謂自明誠也。云不能盡性而  
 有至誠於有義焉而已者。言此次誠不能如至誠盡物  
 之性。但能有至誠於細小物焉而已。云形謂人見其功  
 也者。由此誠彰露。人皆見其功也。云盡性之誠人不能  
 見也者。言天性至誠。神妙無體。人不見也。云著形之大  
 也者。解經形則著。初有微形。後則大而形著。云變之久  
 則化而性善也者。解經變則化。初漸謂之變。變時新舊  
 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如月令鳩化  
 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孔氏穎達曰。其次至能化。此一經明賢人習學而致至  
 誠。故云其次致曲。曲謂細小之事。言其賢人致行細小  
 之事。不能盡性於細小之事。能有至誠也。誠則形。形

則著者。謂不能自然至誠。由學而來。故誠則人見其功。  
 是誠則形也。初有小形。後乃大而明著。故云形則著也。  
 若天性至誠之人。不能見。則不形不著也。著則明明  
 則動者。由著故顯明。由明能感動於眾。動則變。變則  
 化者。既感動人心。漸變惡為善。變而既久。遂至於化。言  
 惡人全化為善人。無復為惡也。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言惟天下學致至誠之人。為能化惡為善。改移舊俗。不  
 如前經天生至誠。能盡其性與天地參矣。



朱子曰。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唯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禍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貞妖於驕反。左傳云地反物為妖。說文作媮孽魚。列反說文作蠶。一本乎作於蓍音尸。朱注見音現。

鄭氏康成曰。可以前知者。言天不欺至誠者也。前亦先也。禎祥妖孽蓍龜之占。雖其時有小人愚主。皆為至誠能知者出也。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



占前右冬占後右

孔疏鄭以聖人君子將興之時或聖人有至誠或賢人有至誠則國之將

興禎祥可知而小人愚主之世無至誠又時無賢人亦無至誠所以得知國家之將亡而有妖孽者雖小人愚主由至誠之人生在亂世猶有至誠之德此妖孽為有至誠能知者出也案周語云幽王二年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時三川皆震為周之惡瑞是伯陽父有至誠能知周亡也又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莘號國地名周惠王問內史過史過對曰夏之興也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聆隧商之興也禱杙次於丕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於岐山其衰也杜伯射宣王於鎬今號多涼德號必亡也是內史過有至誠之德神為之出是愚主之世以妖孽為至誠能知者出也

孔氏穎達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者此由身有至誠

以豫知前事此至誠之內是天生至誠亦通學而至誠

故前經云自明誠謂之教是賢人至誠同聖人也言聖

人賢人俱有至誠之行天所不欺可知前事國家將興

必有禎祥者禎祥吉之萌兆祥善也言國家之將興必

先有嘉慶善祥也又說禎祥者言人有至誠天地不能

隱如文王有至誠招赤雀之瑞也國本有今異曰禎本

無今有曰祥何為本有今異者何胤云國本有雀今有

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尚書祥彙



穀共生于朝。是惡。此經云善何得入國者。案此句疑有誤。以吉

凶先見者皆曰祥。別無義也。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者。妖

孽謂凶惡之萌兆也。妖猶傷也。傷甚曰孽。謂惡物來為

妖傷之徵。若魯國鸚鵡來巢。以為國之傷徵。按左傳云

地反物為妖。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

蝗之怪為孽。見乎著龜動乎四體者。所以先知禎祥

妖孽。見乎著龜卦兆發動於龜之四體也。禍福將至

者。禍謂妖孽。福謂禎祥。萌兆豫來。是禍福將至。善必

先知之者。善謂福也。不善必先知之者。不善謂禍也。

故至誠如神者。言至誠之道。豫知前事。如神之微妙。

故云至誠如神也。

朱子曰。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著。所以筮龜所

以下。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尚卑。其容俯仰之

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

偽。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釋文自道音導

鄭氏康成曰。言人能至誠。所以自成也。有道藝。所以自道達。

孔氏穎達曰。誠者至久也。此經明已有至誠。能成就物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言人能有至誠之德。則自成就其身。故云誠者自成也。若人有道藝。則人自道達於己。故云而道自道也。

朱子曰。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

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物。萬物也。亦事也。大人無誠。萬物不生。小人無誠。則事不成。

孔氏穎達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者。言人有至誠。則能與萬物為終始。若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若大人無至誠。則不能生萬物。若小人無至誠。則不能成其物。猶事也。小人無誠。則不能成事。



是故君子誠之為貴。

鄭氏康成曰言貴至誠。

朱子曰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入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入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

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

下節作一節

釋文知音智案朱本合

鄭氏康成曰以至誠成己則仁道立以至誠成物則知彌博此五性之所以為德也外內所須而合也外內猶上下。精之於公其心內之真無間外內也其至如公人孔氏穎達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者言人有至誠非但自成就己身而已又能成就外物。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者若能成就己身則仁道興立故二



成已仁也。若能成就外物，則知力廣遠，故云成物知也。性之德也者，言誠者是人五性之德，則仁義禮智信皆由至誠而為德，故云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者，言至誠之行，合於外內之道，無間外內，皆須至誠於人事言之。有外有內，於萬物言之，外內猶上下。上謂天下謂地，天體高明，故為外；地體博厚，閑藏，故為內也。是至誠合天地之道也。

以時措之宜也

鄭氏康成曰：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孔氏穎達曰：故時措之宜也。措，猶用也。言至誠者，成萬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時而用之，則無往而不宜。故注云：時措，言得其時而用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已，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已，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攸遠。攸遠則博。博厚則高明。案朱本分故至誠無息節。久則徵節。博厚則高明節。作三節。鄭氏康成曰。徵猶效驗也。此言至誠之德既著於四方。其高厚日以廣大也。徵或為徹。

孔氏穎達曰。故至誠無息。言至誠之德所用皆宜。無有止息。故能久遠博厚高明。以配天地也。不息則久者。以其不息。故能長久也。久則徵。徵驗也。以其久行。故有徵驗。徵則攸遠者。悠長也。若事有徵驗。則可行長

遠也。悠遠則博厚。以其德既長遠。無所不周。故博厚也。養物博厚。則功業顯著。故博厚則高明也。

朱子曰。既無虛假。自無間斷。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釋文：疆居良反。

案朱本分悠久所以成物也節。悠久無疆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後言悠久者，言至誠之德。既至博厚高明配乎天地，又欲其長久行之。

孔氏穎達曰：博厚所以載物也，以其德博厚所以負載於物。高明所以覆物也，以其功業高明所以覆蓋於萬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以行之長久能成就於物。此謂至誠之德也。博厚配地，言聖人之德博厚配偶

於地，與地同功能載物也。高明配天，言聖人功業高明配偶於天，與天同功能覆物也。悠久無疆，窮也。言聖人之德既能覆載又能長久行之，所以無窮。悠久則上經悠遠，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上。此經悠久在博厚高明之下者，上經欲明積漸，先悠久後能博厚高明。此經既能博厚高明，又須行之悠久，故反覆言之。

朱子曰：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此言



人與天地同體案此句註博厚配地節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朱注見音現案朱本分無為而成以上作一節以下合下節作一節

節。

鄭氏康成曰言其德化與天地相似可一言而盡要在至誠。

孔氏穎達曰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言聖人之德如此博厚高明悠久不見所為而功業章

顯不見動作而萬物改無所施為而道德成就天

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言聖人之德能同於天地之道欲尋求所由可一句之言而能盡其事理正由於至誠是一言而盡也

朱子曰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釋文不貳本亦作貳音二

鄭氏康成曰言至誠無貳乃能生萬物多無數也



孔氏穎達曰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言聖人行  
至誠接待於物不有差貳以此之故能生殖衆物不可  
測量故鄭云言多無數也

朱子曰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  
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  
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鄭氏康成曰此言其著見成功也

朱子曰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  
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  
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  
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  
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  
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釋文夫音扶下同昭章遙反本亦作炤同撮七活反華嶽戶化



戶瓜二反本亦作山嶽洩息列反卷音權又羌權反范羌阮反藏才浪反勺徐市若反鼃音元鼃徒河反一音直丹反鼃必列反

鄭氏康成曰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起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木由一勺言天地山川積小致大為至誠者以如此乎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振猶收也卷猶區也

孔氏穎達曰今夫至不已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聖人至誠亦從之至大今夫天斯昭昭之多者斯此也昭

昭言天初時唯有此昭昭之多小貌爾故云

昭昭今夫地一撮土之多言土之初時惟一

撮土之多言撮土振河海而不洩者振收

也言地之廣大載華嶽而不重振收河海而不漏泄

今夫山一卷石之多言山之初時唯一卷石之多多少

唯一卷石耳故鄭注云卷猶區也今夫水一勺之多

言水初時多少唯一勺耳此以下皆言至誠不已從小

至大然天之與地造化之初清濁二氣為成



二體元初作盤薄穹隆非是以小至大今云昭昭與撮  
土卷石與勺水者何但山或壘石為高水或衆流而聚  
為深自微至著因說聖人至誠之功亦是從小至大以  
今天地山川假言由小而來以譬至誠非實論也案篇內注

疏原文空白凡數處遍考諸本皆然或欲以意補之殊非闕疑之義為仍其舊大學倣此

朱子曰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  
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  
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

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  
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  
為文也純亦不已釋文於穆上音烏下於乎同乎好奴反案詩曰朱本作詩云

鄭氏康成曰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  
已為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  
小以成高大是與孔疏君子順德積小以高大此易卦之象詞按升卦巽下坤上木生於



金定禮記義疏 卷之三  
地中。升進之  
義。故為升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一經。以上文  
至誠不已。已能從小至大。故此經引詩明不已之事。所  
云詩者。周頌維天之命文也。詩稱維天之命。謂四時運  
行所為教命。穆美也。於穆不已者。美之不休已也。此詩  
之本文也。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此是孔子之言。記  
者載之。此詩所論。蓋說天之所以為天。在乎不已。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此亦周頌文王之詩。純謂不雜。

顯。謂光明。詩人嘆之。云於乎不光明乎。言光明矣。文王  
之德之純。謂不已也。言文王德教不有休已。與天同功。  
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此亦孔子之言。解詩之文  
也。純亦不已者。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  
故曰純亦不已。

朱子曰。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嘆辭。穆深遠也。不顯。猶  
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  
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



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釋文

洋音羊峻思閏反案朱本分聖人之道節峻極于天節作二節

鄭氏康成曰育生也峻高大也。

孔氏穎達曰大哉至凝焉此一節明聖人

道不成洋洋謂道德充滿之貌天之

人之道高大與山相似上極于

天。

朱子曰包下文兩節而言案此句注大哉節

峻高大也此言

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釋文優於求反疑本又作疑魚澄反案朱本

分威儀三千節待其人而後行節至道不凝焉節作三節

鄭氏康成曰言為政在人政由禮也凝猶成也。

孔氏穎達曰之貌聖人優優然

寬裕其道禮儀。

言三



舉其成數耳。威儀三千

禮雖十七篇。其中事有三千

三千之禮。必待賢人然後施行。其

不疑焉。疑成也。古語先有其文。今

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

則聖人至。

非也。

朱子曰。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

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總結上兩節。案此句注待其人

節。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疑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

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鄭氏康成曰。德性謂性至誠者。道猶由也。問學。學誠者

也。廣大猶博厚也。溫讀如燁。溫之溫。謂故學之孰矣。後

時習之謂之溫。孔疏。按左傳哀十三年。公會吳于橐泉。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若可尋。亦

亦可寒也。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徹云。乃鞅。口祖。其燁為溫也。云謂故學之孰矣。後時習之謂之溫者。謂賢



金定禮記卷之三十一  
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猶若思尋故食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至崇禮。此一

道當須勤學。一經明聖人性之至

也。君子尊德性者。謂君子賢人

然至誠也。而道問學者。言賢人

致至誠也。致廣大而盡精微者。廣大

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也。而盡精微。謂致其生養之德。既能致於廣大。盡育物之精

微言。不盡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謂天也。

言賢人由學。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達於

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

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

於學。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朱子曰。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

理。道由也。溫。猶尋。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

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



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大端也。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與

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釋文驕本亦作喬音矯倍音佩默亡北反案朱本合下節作

一節

鄭氏康成曰興謂起在位也。

孔氏穎達曰是故至謂與此一節明賢人學至誠之道中庸之行若國有道之時盡竭知謀其言足以興成其國興謂發謀出慮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若無道之時則韜光潛默足以自容其身免於禍害



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釋文哲涉列反

徐本作知音智與音餘朱注倍與背同

鄭氏康成曰保安也

孔氏穎達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言宣王任用仲山甫能顯明其事任且又哲知保安全其已身言中庸之人亦能如此也此之謂與

朱子曰與謂興起在位也此大雅烝民之篇右第二

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釋文好呼報反裁音災

鄭氏康成曰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之新政可從孔疏孔謂孔穴孔穴所出事有多塗今唯曉知一孔之人不知餘孔通達唯守此一處故云曉一孔之人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樂焉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無道能或語或默以保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



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因明已以此之故不敢專  
輒制作禮樂也。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  
其身者也。此謂尋常之人不知大道。若賢人君子。雖生  
今時。能持古法。故儒行云。今人與居。古人與積。是也。俗  
本反下有行字。又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朱子曰。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鄭氏康成曰。此天下所共行。天子乃能一之也。禮謂人

所服行也。度。國家宮室及車輿也。文。書名也。

孔氏穎達曰。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由天子所行。既非

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敢制造法度

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不得考

成文章書籍之名也。

朱子曰。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

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釋文行  
下孟反



鄭氏康成曰。今孔子謂其時。

孔氏穎達曰。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時。車同軌。覆上不制度。書同文。覆上不考文。行同倫。倫。道也。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覆上不議禮。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故極行而虛已。先說以自謙也。

朱子曰。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二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康成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朱子曰。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釋文杞音起

鄭氏康成曰。徵。猶明也。吾能說夏禮。顧杞之君不足與明之也。吾從周。行今之道。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者也。以上文孔子身無其位。不敢制作。二代之禮。夏殷不足可從。所以獨從周禮之意。因明君子行道。須本於身。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使動則為天下之道。行則為後世之法。故能早有名譽於天下。蓋孔子微自明已之意。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徵成也。明也。孔子言我欲明說夏代之禮。須行夏禮之國。贊而成之。杞雖行夏禮。其有暗弱。不足贊而成之。吾學殷禮。有宋存焉者。宋行飢歿禮。故云有宋存焉。但宋君

暗弱。欲共贊明殷禮。亦不足可成。故論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云杞不足徵。即宋亦不足徵。此云有宋存焉。則杞亦存焉。互文見義。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者。既杞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故云吾從周。按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檀弓曰。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魯與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魯友



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雜用殷禮也。

朱子曰。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右第二十八章承上章為下下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二重焉。其寡過矣乎。

釋文王于况反又如字

鄭氏康成曰。三重。三王之禮。

孔氏穎達曰。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謂夏殷周三王之禮。其事尊重。若能行之。寡少於過矣。

朱子曰。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鄭氏康成曰。上謂君也。君雖善。善無明徵。則其善不信也。下謂臣也。臣雖善。善而不尊君。則其善亦不信也。徵或爲證。

孔氏穎達曰。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君也。言爲君雖有善行。無分明徵驗。則不信著於下。旣不信著。則民不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謂臣也。言臣所行之事。雖有善行。而不尊敬於君。則善不信著於下。旣不信著。則民不從。故下

云徵諸庶民。謂行善須有徵驗於庶民也。皇氏云。無徵。謂無符應之似。其義非也。

朱子曰。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釋文繆音謬悖布內反案朱本分上百世以俟聖

人而不惑節知人也節作二節繆作謬

鄭氏康成曰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

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

道徵或為證

孔疏以經云知天知人故鄭引經總結之云知其道者以天道陰陽生成萬物今能

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云鬼神從天地者也解所以質諸鬼神之德知天道之意引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者證鬼神從天地之意按易繫辭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鄭云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成物以七八

之神生物九六之鬼成物是鬼神以生成為功天地亦

以生成為務是鬼神之狀與天地相似云聖人則之百

世同道解經知人之道以前世聖人既能垂法以俟待

後世聖人是識知聖人之道百世不殊故聖人則之百

世同

道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之道者言君臣為善須有徵驗民

乃順從故明之也本諸身者言君子行道先從身起

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謂立身行

善使有徵驗於庶民若晉文公出定襄王示民尊上也

伐原示民以信之類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繆亂也



謂己所行之事。考校與三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  
天地而不悖者。悖逆也。言己所行之道。建達於天地而  
不有悖逆。謂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者。質正也。謂己所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  
天道也。此鬼神。是陰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  
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  
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感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  
人之德。垂法於後。雖在後百世。亦堪俟待後世。世之聖  
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

朱子曰。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卽議禮制度考  
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  
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  
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  
言者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  
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釋文



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  
又附近之近厭於艷反

鄭氏康成曰用其法度相思若其將來也

孔氏穎達曰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者言聖人之道  
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也若附近之  
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

朱子曰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  
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釋文射音

亦蚤音早朱注惡去聲射音妒詩作數

鄭氏康成曰射厭也永長也

孔氏穎達曰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此引周頌振鷺之篇言微子來朝身有美德在彼  
宋國之內民無惡之在此來朝人無厭倦故庶幾夙夜  
以長永終竟美善聲譽言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詩  
以結成之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言欲蚤有名譽會須如此未嘗有不行如此而蚤得有聲譽者也

朱子曰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鄭氏康成曰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

道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孔疏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者孝經緯文言褒貶諸侯善惡志在於春秋人倫尊卑之行在



孝經云二經固足以明之者。此是鄭語。言春秋孝經足以顯明先祖述憲章之事。云孔子祖述堯舜之道而制春秋者。則下文所引公羊傳云。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是也。云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者。則下文引公羊云。王者孰謂。謂文王是也。云春秋傳曰。至堯舜之知君子也。哀十四年公羊傳文。引之者。證祖述堯舜之事。君子曷為為春秋。曷何也。君子謂孔子傳曰。孔子何為作春秋。云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者。此傳之文。答孔子為春秋之意。何休云。撥猶治也。言欲治於亂世。使反歸正道。莫近莫過也。言餘書莫過於春秋。言治亂世者。春秋最近之也。云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者。上道論道。下道謂道德。與語辭。言君子孔子也。言孔子樂欲論道堯舜之道與也。云末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者。末謂終末。謂孔子末。聖漢之初。豈不亦愛樂堯舜之知君子也。按何休云。得麟之後。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趙作法。孔聖沒。周姬亡。晉東出。秦政起。胡破術。善詭散。孔不絕。

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為赤鳥。化為白書。漢當繼大亂之後。故作撥亂之法。是其事也。云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者。此文九年公羊傳文。八年天王崩。謂周襄王也。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云。是子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是子謂嗣位之王。在喪未合稱王。故稱是子。嗣位之王。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度無所求也。謂三分有二。以服事殷。謂在喪之內。無合求金之法度。今遣毛伯來求金。是無求而求也。故書以譏之。彼傳云。是子。俗本云。子是者。誤也。云又曰。三者孰謂。謂文王也。此隱元年公羊傳文。按傳云。元年春。王正月。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武王道同。譽文王可知也。云著之春秋。以俟後聖者也。哀十四年公羊傳云。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何休云。待聖漢之王。以為法也。云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按合成圖云。皇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



出不得為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得成其元也。五始者。元年一也。春二也。王三也。正月四也。公即位五也。此春秋元年。即當堯典欽若昊天也。春秋四時。即當堯典日中星鳥。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短昴之類。是也。春秋獲麟。則當益稷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是也。此皆祖述堯舜之事。言春秋四時皆具。桓四年及七年。不書秋七月。冬十月。成十年。不書冬十月。桓十七年。直云五月。不云夏。昭十年。直云十二月。不云冬。如此不具者。賈服之義。若登臺而不視朔。則書時不書月。若視朔而不登臺。則書月不書時。若雖無事。視朔登臺。則空書時月。若杜元凱之意。凡時月不具者。皆史闕文。其公羊穀梁之義。各為曲說。今畧而不取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者。諸夏之事。謂諸侯征伐會盟所在之地。山川之異。若僖十四年沙鹿崩。成五年梁山崩之屬。是也。

孔氏穎達曰。仲尼至聲以色。此一節。明子思申明夫子之德。與天地相似。堪以配天地。而育萬物。傷有聖德。無其位也。今各隨文解之。仲尼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祖述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言夫子上則述行天時。以與言陰陽時候也。下襲水土者。襲。因也。下則因襲諸侯之事。水土所在。此言子思贊揚聖祖之德。以仲尼脩春秋。而有此等之事也。



朱子曰。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釋文辟音譬。幬徒報反。錯七各反。案朱本分日月之代明節。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節

作二

鄭氏康成曰。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幬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厚生萬物。喻天子也。幬或作燾。

孔氏穎達曰。譬如至大也。此明孔子之德。與天地日月相似。與天子諸侯德化無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者。言孔子所作春秋。若以諸侯小德言之。如川水之流。浸潤萌芽。若以天子大德言之。則仁愛敦厚。化生萬物也。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言夫子之德。比並天地。所以



為大不可測也。

朱子曰。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悖猶背也。天覆地

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

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

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

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

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

辟之意也。曰石第三十章言天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

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

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釋文 睿音

銳知音智齊片側 皆反別彼列反

鄭氏康成曰。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

有其德而無其命。

孔氏穎達曰。唯天至別也。此又申明夫子之德。聰明睿

知。足以容養天下。傷其有聖德而無位也。寬裕溫柔



足以有容也。言夫子寬弘性善。溫克和柔。足以包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發起也。執猶斷也。言孔子發起志意。堅強剛毅。足以斷決事物也。

朱子曰。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釋文溥音普

鄭氏康成曰。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

政教

孔氏穎達曰。溥博至配天。此節更申明夫子蘊畜聖德。俟時而出。日月所照之處。無不尊仰。溥博淵泉者。溥謂無不周徧。博謂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似淵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出。朱子曰。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釋文見賢遍反說音悅施以鼓反貊本又作貉武伯反說文云北方人也隊直類反案朱本分行而民莫不說節故曰配天節作二節鄭氏康成曰。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而親之。

孔氏穎達曰。溥博如天者。言似天無不覆幬。淵泉如淵。言潤澤深厚。如川水之流。

朱子曰。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釋文綸本又作論同音倫案朱本合下夫焉有所倚句作一



鄭氏康成曰。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大本孝經也。

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釋文

焉於虔反倚依綺於寄二反肫依注音之淳反浩浩胡老反朱注夫音扶案朱本分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安無所倚。言無所偏倚也。故人人自以被

德尤厚似偏頗者。肫肫讀如誨爾。恇恇之恇。孔疏此大雅抑之篇。

刺厲王之詩。言詩人誨爾厲王。恇恇然。恇恇懇誠貌也。懇誠不已。厲王聽我。藐藐然而不入也。

肫肫或為純純。

孔氏穎達曰。夫焉有所倚。至浩浩其天。以前經贊明夫

子之德。此又云。夫子無所偏倚。而仁德自然盛大也。倚

謂偏有所倚近。言夫子之德普被於人。何有獨倚近於

一人。言不待有偏頗也。肫肫其仁。懇誠之貌。仁

謂施惠仁厚。言又能肫肫然懇誠行此仁厚爾。淵淵

其淵淵。深水之貌也。言夫子之德淵淵然若水之深也。

浩浩其天。言夫子之德浩浩盛大其若如天也。



朱子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之功也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朱注聖知

之知去聲

鄭氏康成曰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宋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

孔氏穎達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者。上經論夫子之德大如天。此經論唯至聖乃知夫子之德。苟誠也。固。堅固也。言帝誠不堅固。聰明睿聖。通知。曉達天德者。其誰能識知夫子之德。故注引公羊傳云。堯舜之知君子者。言有堯舜之德。乃知夫子。明凡人不知也。

朱子曰。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

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

朱注衣去聲釋文絀本又作穎

詩作裝同口迥反徐口定反一音口穎反惡烏路反著張慮反闇於感反又如字日而一反的丁歷反案朱本合下節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子。以其深遠。禪為絀。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絀表



之為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衣錦尚褻惡其文之著也。以前經論夫子之德難知。故此經因明君子小人隱顯不同之事。此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綱加於錦衣之上。綱禪也以單縠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按詩本文云衣錦褻衣。此云尚綱者。斷絕詩文也。又俗本云衣錦褻裳。又與定本不同者。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引詩以結之。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者。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不見。故曰闇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小人之道灼然而日亡者。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亡。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反 釋文淡徒暫反。又大敢反。厭於



鄭氏康成曰。淡其味似薄也。簡而文。溫而理。猶簡而辨。直而溫也。自謂所從來也。三知者。皆言其睹末察本。探端知緒也。入德。入聖人之德。

孔氏穎達曰。君子至德矣。此一經明君子之道。察微知著。故能入德。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藝明辨。故有文也。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脩理也。案脩疑當作條知遠之近。言欲知遠處。必先

之適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自謂所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適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

顯。此初時所微之事。久乃適於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縱緒。故鄭注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而知本。或睹本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朱子曰。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



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  
 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  
 者為已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  
 實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  
 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  
 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  
 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已之心而  
 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

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

惡於志

釋文昭本又作昭同之召反又章遙反疚九又反案朱本合下君子所不可及者二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孔甚也

孔疏爾雅釋言文

昭明也言聖人雖隱居

其德亦甚明矣疾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已志

孔氏穎達曰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此明君子其身雖隱其德昭著所引者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詩



之本文以幽王無道喻賢人君子雖隱其身而德甚明著不能免禍害猶如魚伏於水亦甚著見被人採捕記者斷章取義言賢人君子身雖藏隱猶如魚伏於水其道德亦甚美矣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者疚病也言君子雖不遇世內自省身不有愆病則亦不損害於己志言守志彌堅固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

釋文相息亮反愧本又作愧同九位反朱注惡

去聲案朱本分詩辭合下不動而敬二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相視也室西北隅謂之屋漏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況有人乎孔疏言君子雖隱居不隱居謂在室獨居猶不愧畏無人之處又常能恭敬是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云西北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於戶屋漏深邃之處非人所居故云非有人也云况有人乎者言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之可知也言君子無問有人無人恆能畏懼也孔氏穎達曰君子至屋漏此明君子之間居獨處不



為非。故云君子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詩人意稱。王朝小人不敬鬼神。瞻視女在廟堂之中。猶尚不愧。畏于屋漏之神。記者引之。斷章取義。言君子之人在室之中。屋漏雖無人之處。不敢為非。猶愧懼于屋漏之神。況有人之處。君子愧懼可知也。言君子雖獨居。常能恭敬。

朱子曰。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也。疾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

靡有爭。釋文。奏如字。詩作醜。子公反。假古雅反。案朱本分詩辭。合下不賞而民勸二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假。大也。孔疏。爾雅。釋詁文。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

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

無所爭也。

孔氏穎達曰。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者。以君子



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此商頌烈祖之篇。美成湯之詩。詩本文云。饑假無言。此云奏假者。與詩文異也。假大也。言祭成湯之時。奏此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無有誼譁之言。所以然者。時既太平。無有爭訟之事。故無言也。引證君子不言而民信。

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

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

釋文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辟音璧朱注假格同

案朱本分詩辭合口下篤

恭而天下平句作一節

鄭氏康成曰。不顯言顯也。辟君也。孔疏爾雅釋詁文此頌也。言

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此周頌烈文之篇。美文王之德。不顯乎文王之德。言其顯矣。言道德



顯著。故天下百辟諸侯皆刑法之。引之者證君子之德猶美文王其德顯明在外。明衆人皆刑法之。

朱子曰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莖斫刀也。鉞。斧也。

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

案朱本分詩辭合下二節作一節曰作云

鄭氏康成曰予我也懷歸也言我歸有明德者以其不

大聲為嚴厲之色以威我也。

孔氏穎達曰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此大雅皇矣之篇美文王之詩予我也懷歸也言天謂文王曰我歸就爾之明德所以歸之者以文王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故歸之。記者引之證君子亦不大作音聲以為嚴厲之色與文王同也。

朱子曰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



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釋文

未亡葛反輶音酉一音由

鄭氏康成曰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耳。

孔氏穎達曰子曰至至矣此一節是夫子之言子思既

說君子之德不大聲以色引夫子舊語聲色之事以接之。言化民之法當以德為本不用聲色以化民也。若用聲色化民是其末事故云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者此大雅烝民之篇美宣王之詩。輶輕也言用德化民舉行甚易其輕如毛也。

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釋文載依注讀曰裁音從

生也詩音再

鄭氏康成曰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



尚有所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  
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  
然後善。孔疏案文以載為事此讀為栽者言其生物故  
讀載為栽也云毛雖輕尚有所比則有重言毛  
雖輕物尚有形體以他物來比有可比之形則是有重  
毛在虛中猶得墜下是有重也云化民之德清明如神  
淵淵浩浩則上文淵淵  
其淵浩浩其天是也

孔氏穎達曰毛猶有倫倫比也既引詩文德輜如毛又  
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  
可比也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  
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聲音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  
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此二句是大雅文王之詩美  
文王之德不言詩云者孔子略而不言直取詩之文爾  
此亦斷章取義

朱子曰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  
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  
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



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之毛。則猶有可  
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  
最爲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  
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爲至也。右第三  
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爲  
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  
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而  
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  
盡心乎。

小戴記之。有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而陳澧  
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祇列其目。而不載其文。夫漢儒  
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邃於理。其學得聖人  
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  
遂度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攷朱子章句。



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學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爲之前。字擲句梳。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爲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二書之得表章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明季張氏溥。嘗兼輯成書矣。顧錄朱注則全。而於注疏從節。未免有闕略之憾。茲用編次注疏與朱注同其詳備。不厭其文之繁。辭之複。與其義之各出而不相謀。非雜也。夫亦主於脩古不忘其

初而已。存古於後人所不存。尤欲存古於後人所共存。此注疏暨朱注兩相存而不悖也。說者謂三禮之脩。凡例有六。茲何以置勿用也。曰。以有朱子章句在故也。章句所定。豈容有所擇於其間哉。若夫鄭注孔疏。則自朱子所取數條外。餘皆不相脗合也。又擇之不勝擇矣。抑將置之存疑存異。則歷千餘年名儒輩出。何以至今不刊也。此六條之所以不必拘也。第各存其原文。俟夫好學深思者。參伍之以備考焉可乎。



然則三家之外別無可採與。自宋元明以來講說林立。其可採者已囊括於大全一書。又其爲說要皆與朱注相爲表裏。第讀朱注其說之相表裏者可知也。惟茲鄭注爲解經之權輿。孔疏爲釋注之墨守。皆爲大全所未載。卽爲諸講家所未採及。謹全錄而存之。俾與朱子章句並垂不朽云。

欽定禮記義疏卷第六十七



